

天涯飞歌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

春天的信使

■ 李元胜

海南岛几乎没有冬天,如果有,那也只是夏天里面的冬天。那么它的春天呢?在这个四季鲜花开放的地方,要感觉到春天的律动,似乎也是一桩有难度的事情。但是,我不止一次在海南好多地方慢慢感受过春天的到来,每一次都能真切地感觉到四季律动的深沉和壮美。

我曾经写过,冬天是生命的一次停顿,在温暖的南国同样如此——生命停顿下来,所有的植物放缓或者完全放弃了对天空和阳光的争夺,仿佛进入了某种深沉的睡眠。

这样的停顿并不因为身处温暖的环境而有改变。从生命的源头,所有的物种就承载并记录了自然律动的潮汐。大地沧海桑田,能继续存续的物种,都曾努力调整自己适应环境变化。但是那古老的潮汐仍然镌刻在所有生命的原始记忆里。或者,和生长一样,停顿也是生命的必需,能让下一轮生长更猛烈,让生命能更持久……我们的身体,携带着多少古老的奥义?

有很多物种,比我更早地探测过海南的冬天和春天,凭借自己携带的古老奥义,它们成为这个海岛的季节信使。

比如草本植物落地生根,也叫不死鸟,海南最常见的是卷叶不死鸟,来自非洲的它们很能适应这里的环境,已逸为野生,占领了很多荒芜的

地方。在春天到来之前,它们就竖起了旗杆一样的花柱,然后小心地挂出一个又一个小灯笼,试探着开花,一朵又一朵,当它们进入繁花期,一大片空中的小灯笼在风中摇摇晃晃,春天就真正来临了。卷叶不死鸟的花事,记录了海南冬天到春天的转换,那些美丽的小小灯笼是春天的先驱。

比如来自印度的木棉,也叫攀枝花,每年二月会如约在海南开放。在落尽叶子的如钢如铁的枝干上,硕大的花朵悄然开放,孤独而又热烈。木棉的树干自幼就长满粗刺,这些桀骜不驯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少年,如今已成风华正茂的中年,曾经的粗刺变成了低调的伤痕,它们不再也无须警惕他人,只顾开花,大有自在英雄的气场。

我不止一次在保亭的路边,仰望过木棉,那些花朵骄傲地举在空中,不可接近。海南也基本无人打扰它们,甚至没人捡起它们的花朵。要知道,木棉的花蕊可是非常好的食材,煲汤炒肉都成美食。在以花命名的攀枝花市,老人儿童仰望着木棉的繁花盼着有风吹落它们的画面,可是特别有趣的场景。

同样在空中开满红花的植物,还有凤凰木和火焰木。凤凰木高大繁茂,羽叶翩翩,它的花到夏天才开。火焰木有着巨大的花朵,四季长开,如同举在空中的火焰一般。它们各有其美,但还只有木棉称得上是海南春天的信使。

其实很多植物,也记录着季节的律动,只是不那么显眼,需要仔细观察和对比才能发现。比如遍布三亚、万宁海滩的厚藤,四季有花,但花事却有着明显的变化,冬天是花朵最少的时候,春天花朵仍少但却开始勃发新枝叶,从三月起,厚藤的花朵逐渐增加,到夏天时开得最热烈。厚藤的每片叶子,都像厚厚的嘴唇,而且,如果你仔细观察,它们以某种哑语,报告着春天到来的消息。三月,你能在厚藤的新叶上找到很多蝗蝻,它们准确地把握了春天各种草本植物的勃发消息,开始了自己的生命旅程。当然,这场大宴也并不是没有风险,厚藤的新叶上也来了早春的猎人,比如螳螂的若虫,猎蝽的若虫,它们也准确地把握了蝗蝻的集体出生消息。

蝗蝻和天敌几乎同时出现,同样的故事,也发生在含羞草的草丛里。海南海滩上的含羞草特别多,它们从二月起就进入了繁花期,叶子害羞,花球却一点也没有,总是欢欢喜喜地举着。

海南的冬天,仍有蝴蝶飞舞,那么,蝴蝶是否摆脱了四季的律动呢?恰恰相反,在我眼里,蝴蝶同样准确地展示着冬到春的消息。

冬天能在海南各地看到的蝴蝶,多为越冬蝴蝶,主要是斑蝶、蛱蝶和粉蝶,而且,它们绝不例外地一袭旧衣,有的甚至伤痕累累,翅膀残破。

它们以巨大的忍耐坚持着,等待着春天来临,到那时,它们交配、产卵,把

后代托负给无边的春光。

对季节更敏感的是凤蝶,它们是蝶国中的春天信使,冬天几乎绝迹。而一进入三月,各种凤蝶的蛹都像被同一个神秘的闹钟惊醒了一样,各自从茧的束缚中挣脱出来,纷纷羽化。于是从城市到乡野,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这闹钟,甚至与温度无关,它们的出处,应该和生命的出处一样古老。

另一个飞行家族蜻蜓,看上去也超越了季节,一年四季,池塘边都闪动着它们的翅膀,给人一个很大的错觉。其实,这个家族的很多成员,同样以极大的敏感,探测着春天是否到来。比如,其中喜欢流水的色蟌。

有一个距三亚不远的山谷,我曾不同季节前去探访。那个山谷还保留着原始雨林的基本风貌,当然,也在经受着为旅游美化而引进的吊竹梅的侵蚀。

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,我在这个山谷沿溪而行,走了两公里左右。当晚持电筒又去探访,发现占据这条溪流及两岸的,除了一些野鱼和蟹,还有两个有趣的物种:变色树蜥和细刺水蛙。

前者是中国最接近变色龙的物种,能随环境改变肤色;后者是海南特有的物种,当晚发现数量很多。从下午到晚上,一只色蟌也没看到。

过了一个月,再旧地重游,景象已完全不同。这条溪沟已成为各种色蟌的福地,徒步一公里,不出一小时,竟观察到好几种传说中的色

蟌:三斑阳鼻蟌、宽带溪蟌、丽拟丝蟌,特别是后两种,都属极为珍贵的海南特有种类。

而溪畔,也不复一个月前的暗淡,各种野花竞相开放。长梗三宝木,已经开出好多精致的黄花。异叶三宝木,感觉要迟钝些,好几棵上,才找到一朵花,不过,这可不是一般的花,它有着极罕见的黑色花朵。我还找到一株紫玉盘,硕大的花朵饱满圆润,不过,它们倒是低调地一律低垂着头。

这些稀有的山野之花,都是海岛上的本地居民,而且都还没实现人工引种。它们隐于山中,终日与山雾流水为伴,对春天的进程了如指掌。它们冬天沉潜,三四月开始次第怒放,顺从于四季的指针,同样是春天的忠实信使。

(李元胜,诗人、生态摄影师,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。)

投稿信箱

hnrbzpb@163.com,
注明“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专栏作品”即可。

投稿邮箱

hnrbzpb@163.com

H诗路花语
初到石梅湾

■ 王家新

好像愁眉首先需要舒展。
我们放下行李,便在房间里谈论着一些令人沮丧的事情。
好像我们都被什么跟踪着。
我们一路谈着,来到海边。
当微风吹来,我们的谈话在海滩结束。

一切都过去了,这是苏东坡曾眺望的海,也是我们将投身的海。我们都经历了那么多,但此刻让我忍住内心的颤栗。
我们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可供抬头远望。

岁月油灯

■ 尘埃树

一盏象征,熬黑岁月
母亲人生的棉线芯
日日剪短,却好像怎么也剪不完
串一豆光亮,从我这呱呱坠地的婴儿,到目光返回的中年

母亲用五指,拢住那个年代
风雨中命运,一日日亮光
渗进贫血的血液,喂养
我们的目光

从此每夜,都能看见灶台、棉絮和课本
我读:“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”
也读: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
当窗纸与人生相互定格
漂泊的灯光,一直跟随

岁月里,多少星光落水
但乡村的灯犹在,不再是
摇曳母亲身影的油灯
是更亮的灯丝,照亮家门
让我在遥远的远方也能看清
她八十年夜晚的深度

山海

■ 余方媛

不用说话也能让人动心
因为它们使我们无法想象
在平静之中存在着多少不同的生活
看动物和植物们也在小声地计划着
这个夏天要去哪儿旅行
连脚下沉默的路都在迷惑着你
其实它们一直都保存着自己的理想
这次是要向哪里走去呢
走上去哪一个开满鲜花,阳光跳跃的地方
仔细听它们在放声地歌唱着自己的勇敢

蝴蝶

■ 张绍国

由蛹化蝶,以花为食
是你最完美的嬗变
你抵达的地方,繁花盛开
一派绚丽烂漫

双栖双飞,且行且舞
被人间视为爱情的楷模
有一个流传一千余年的
凄美的爱情神话
你是最后的结局和主角
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爱的勇气

在一场暴雨中
我更惊异于你翩然而至
细观之下,我看你的翅膀
布满不畏风雨的鳞片
生命总有百折不挠的法宝
让我坚定续写爱情神话

小草发芽

■ 高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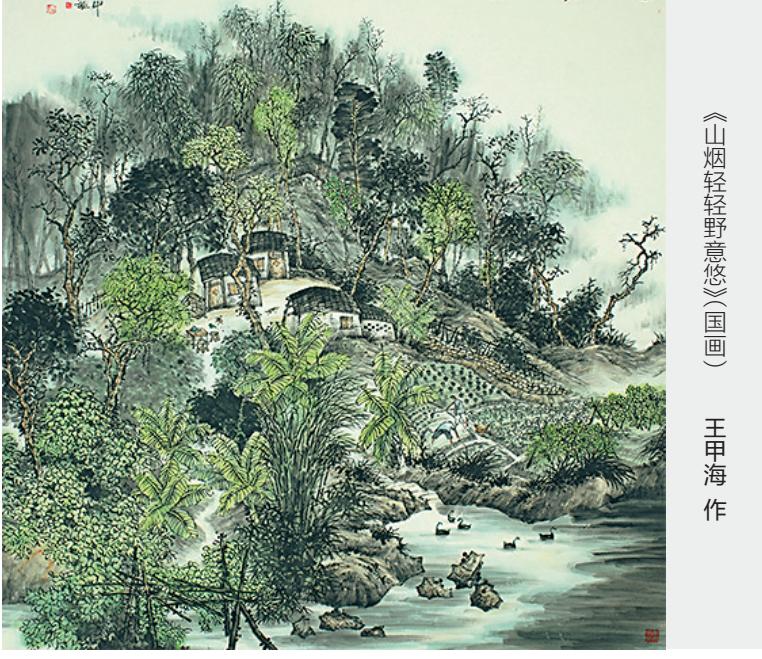
母亲放了一阵春风
挂在树梢的口哨
有了解冻的喜悦,用欢快的步伐
唤醒整个村子
那幸福长久的事,在出村的路上
一直通向远方



服务读者需求
改善读者体验

欢迎扫描

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



H家在海南

鱼鳞洲的呼吸

■ 罗圣攻

未出版的《感恩县志》中方始得知,老家的山,皆因山体四周的岩石重重叠叠,状似鱼鳞,故得名为鱼鳞洲。其实,鱼鳞洲的来历,还有一个古代美丽的神话故事。说的是三千多年前,有一对年轻夫妇从岭南乘独木舟漂流到岛西,在家乡的海边栖居。男的身材魁梧,勤劳勇敢,常年下海捕鱼;女的貌美聪颖,在家纺纱织布,日子过得自由美满。有一次,男的出深海捕鱼,不幸遭遇暴风雨而遇难。女的痛不欲生,夜以继日地坐在海岸上盼望夫君归来。日子长了,这位年轻女子变成一块望夫的小沙丘。天上的海鸥感其诚,于是每天啄来海泥掩埋这位女子。年复一年,小沙丘逐渐形成了海边的一座小山——鱼鳞洲。

鱼鳞洲伫立在茫茫大海深处,三面环水,一面与海滩相连。从远处眺望,只见它从海面上异峰突起、直指苍穹、显得十分壮观。鱼鳞洲与北面300多米处的八所港码头遥相呼应,倒像是驻守八所港门户的卫士。岛西四季如春,鱼鳞洲上的植被终年苍翠碧绿、春意盎然。天造地设的鱼鳞洲,自古以来成了家乡一道海上仙山的风景。小时候常听村里的老人说,清朝年间,鱼鳞洲曾经吸引了许多“山”外来客纷至沓来,尤其是感恩、昌化一带的文人墨客对它更是情有独钟。

村里一些熟悉本土人文地理的老人,还常常带着一种引以为荣的口气念叨,说是本村土生土长的清代诗人唐之望,写了一首《策杖登临别有天》的诗篇之后,鱼鳞洲才开始声名远播、家喻户晓。后来,我偶然从清

我的老家在岛西海边,村子的西南面是祖辈辈的祖宗海——南海。地处感恩平原的村子,其方圆数百里都是一马平川的海滩田园,唯独有一座从海上突兀而起、峻峭挺拔的山峰,家乡人给这座山起了个名字叫“鱼鳞洲”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海军部队在鱼鳞洲峰顶上修筑了航标灯塔,从此,当地有些老百姓又把鱼鳞洲称为“海军山”。在家乡人的心目中,鱼鳞洲一直是家乡渔民的“航标灯”。凡是出远海捕鱼归航的渔民,只要往西行驶,远远望见海上朦胧的灯影,就能找到回家的航道。千百年来,鱼鳞洲都是家乡渔民心中的一个寄托。

那时,在我心里,已经把老黄牛当作家庭的一员,我们为它所做的付出和因它而得到的好处,成为生活常态,我甚至觉得,生活会这样一直过下去。事实上,我们就是这样艰难而平静地过了两三年,直到有一天,我放学回家,母亲说,队里将老黄牛卖了。我当时感到很突然,像丢失了一件心爱之物又永远找不回来了一样,心里空落落的很难过。

老黄牛此后的命运如何,不得而知,但它不在了,父亲也从此彻底告别了生产队的劳动。

小孩子天性好玩。树上松鼠窜来窜去,草丛里鸽子和鸣,声声悦耳,充满诱惑,我一不留神,误了正事,便会招致父亲的责骂,弄不好,落在老黄牛身上的鞭子也会狠狠地抽在我身上。说实话,那时我恨他。

队长表扬父亲做事认真,叔伯婶

娘夸他耕过的地又匀整又松软,好种!听到这些话,我心里清楚,他能一犁地做得这么仔细,除了他们所说的那些原因外,其实还有一点不足与外人道的私情。

拾回来的地瓜大多残缺破碎,我

不当回事,但母亲稀罕,她一锅煮熟了,人吃不了的,喂猪,猪爱吃,猪吃了

天天见长。

这一年,老黄牛出乎意料地下了个小牛犊,母亲喜出望外,她说,要好

生照看,队里会给我加工分的。

年终,队里分红,我们家还是超支,母亲却脸上有笑,因为超支比上一年少多了。第二年,家里卖了那头猪,得了些钱,母亲说我也功劳,给我做了一身新衣裳。一种被宠的感觉瞬间充盈,我突然意识到父母的不容易,也很感激那头老黄牛。

父亲耕地时,我也没有闲着。耙地的时候,当缠在铁耙上的杂草够多了,他会在瞬间将铁耙上下提放数次,土掉下,草浮面,再用力往上一提,杂草就脱离铁耙,成一堆留在地里。将这些杂草搬到地边就是我的事了。

收获后的地瓜地,总会有一些地瓜残留,就像收获后的稻田里有滞穗一样。父亲犁地时,我就跟在后面,背一个小竹篓,像拾稻穗一样拾残留的地瓜。在地瓜被翻出被埋的瞬间,他会用脚一挑,我必须在第一时间将之拾起,否则再难寻到。半天下来,运气好的话,能拾到小半篓。

父亲耕地时,我也没有闲着。耙

地的时候,当缠在铁耙上的杂草够多了,他会在瞬间将铁耙上下提放数次,土掉下,草浮面,再用力往上一提,杂草就脱离铁耙,成一堆留在地里。将这些杂草搬到地边就是我的事了。

收获后的地瓜地,总会有一些地瓜残留,就像收获后的稻田里有滞穗一样。父亲犁地